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_臣龍廷槐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范鰲

謄錄監生_臣桑英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東萊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東萊集四十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詩文皆祖謙歿後其弟祖儉及從子喬年先後掇拾遺稿釐為文集十五卷又以家範尺牘之類為別集十六卷程文之類為外集六卷年譜遺事則為

附錄三卷即今所傳之本也祖謙雖與朱子
為友而朱子嘗病其學太雜其文詞閎肆辨
博凌厲無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約又嘗謂
伯恭是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是
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開裝館職策亦說
得漫不分曉後面全無緊要又謂伯恭祭南
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弱並見於黃罈
滕璘所記饒錄後托克托修宋史遂列祖謙

於儒林傳中微示分別然朱子所云特以防
華藻溺心之弊持論不得不嚴耳祖謙於詩
書春秋皆多究古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故辭
有根柢不涉游談所撰文章關鍵於體格源
流且有心解故所作雖豪邁駿發而不失作
者典型亦無語錄為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
中可謂銜華佩實又何必吹求過甚轉為空
疎者所藉口哉又按朱子語類稱伯恭文集

中如荅項平甫書傳夢泉子淵者如罵曹立
之書是陸子靜者其他偽作想又多在云云
是祖儉等編集之時失於別擇未免收入贋
作然無從辨別今亦不得而刪汰之矣乾隆
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集卷一

宋 呂祖謙 撰

詩

許由 福

許由不耐事逃堯獨參寒行至箕山下
盈耳康衢謠謂此汙我耳臨流洗塵囂
水中見日馭勞苦如堯朝堯天接山際
堯雲抹山椒誰云能避世處處悉逢堯

清曉出郊 福

落月窺甕牖殷勤喚人醒
蓐食治野裝行行向郊垌
林端橫宿靄未放羣山青
藕花斷復續莫辨浦與汀
初聞露花香一洗塵市腥
清景竟難挽晨光著郵亭
留眼數天際尚餘三四星
車塵駕暑氣白汗如翻瓶
涼燠一機耳愠喜誰使令
泠然解其會冰壺在中局

城樓

福

城峻先迎月簾疎不隔風
棋聲傳下界鴈影沒長空
島嶼秋光裏樓臺海氣中
登臨故待晚雨外夕陽紅

西興道中二首

鳬鷺迎船似有情
隨波故起綠粼粼
野花照水開無主
誰信春歸已兩旬

桑麻張王不知春
帝恐鶯花太斷魂
東岸紅霞西岸綠
却將景色為平分

晚望

信

獨立荒亭數過帆
橫林疎處見滄灣
故知不入豪華眼
送與鳬鷺自在看

春日七首

信

江梅已過杏花初尚怯春寒著萼疎
待得重來幾枝在
半隨蝶翅半蜂鬚

短短菰蒲綠未齊汀洲水暖鴈行低
柳陰小艇無人管

自送流花下別溪

一云歸時須趁春光
淺待得春深意却迷

岸容山意兩溶溶便是東皇第一功
春色平鋪人不見
却將醉眼認繁紅

春波無力未勝鷗夾岸山光翠欲流
若使畫成驚顧陸

更教吟出壓曹劉

絡石寒毛澗底明
春來綠徧小崢嶸
憑誰再續平泉記
為定芸蘭孰弟兄

一川曉色鷺分去
兩岸煙光鶯帶來
徑欲卜居從釣叟
綠楊缺處竹門開

簷鐸無聲鳥語稀
徑深鐘梵出花遲
日長徧遠溪南寺
未信東風屬酒旗

登八詠樓有感

仲舒舊事無人記家令風流一世傾天下何曾識真吏

古來幾許尚虛名

閻仲舒守
婺有異閻

富陽舟中夜雨

萬頃煙波一葉舟已將心事付溟鷗蓬籠夜半蕭蕭雨

探借幽人八月秋

野步

杭

石梁俯清流苔髮明可數茅簷春晝長寂寂亭陰午鳥啼花徑深風絮浩無主幽人不可親棋聲時出戶

晚春二首

卷地狂風殿晚春
落花蓋水欲成雲
向人不改故時面
惟有蒼官與此君

風絮流花一任渠
北窻高卧綠陰初
閉門春色閤中老
為謝平生董仲舒

明招雜詩四首

鳥聲報僧眠
鐘聲報僧起
靜中輕白日
邈視東流水
風月有逢迎
出門聊徙倚
傳徧南北村
松間橫屐齒

前山雨退花餘芳
棲老木卷藏萬古春
歸此一窻竹浮光
泛軒檻秀色若可掬
豐腴當夕餐大勝五鼎肉

牆竹生夏陰
風荷留宿露
解衣一盤礴
此豈不足付
風簷裊茶煙
銅瓶語相泣
清陰一疎箔
不礙飛花入

遊絲

遊絲浩蕩醉春光
倚賴微風故故長
幾度鶯聲留欲住
又隨飛絮過東牆

夏日

階前水樂元無譜
簷外風琴不用絃
待喚青奴與黃妳
為君極意作今年

鄭武子刪定挽章二首

博洽推諸老
胃中幾石渠
暮年終反約
精義本無餘
義易忘言後
楞伽絕筆初
長歸應不憾
舊學盡成書

古汴豪英海
追隨不厭勤
塵中識梅福
簾下得嚴君

京師

賢者多市隱
閑所從受太玄
乃得之於日者

識之公

培養逢原學
堙沈濟世勲

定知千載後
下馬董生墳

又二首

代父倉部作

平生丈人行每語盡箴規問字揚雄宅談經董相帷壺
觴陪勝踐杖屨及深期誰料南歸日墳前宿草衰
公未陪經幄還應典奉常如何便沈沒不使少翱翔幽
壤千年閉名山萬卷藏升堂多俊彥築室繞高岡

陳庭堅聘君挽章二首

沙尾三家市人聲半米鹽悠然搔短髮忽此見長髯觴
詠歡初合溪山氣已添豐城埋劒夜太史定先占

大門三世舊是邑兩公同易策它年絕

刪定鄭公

詩筒去歲

空朱

開

豹隱雨

開

丞暗集是堂

白馬虎谿風

開

公

弟好

在慈恩塔亭亭翠靄中

輦采若府推母錢夫人挽章二首

內助功推冠名成父子間中原遺俗盡舊族素風還石
窳天開邑宮門日綴班光華竟何許夕照在西山

歷歷稱觴地悲涼騎省園風枝今日恨露葉去年痕鸞
翥昏遺鏡魚枯泣舊軒曲湖春色滿不到北堂萱

葉子山右史父宣義挽章二首

經筵深無底高談一座傾
置身初濩落有子晚光榮
命服鄉閭賀安輿里巷迎風枝何不定忽忽到佳城

諸父烏衣集公時預往還
涼秋同出郭勝日共尋山
電掣流光速舟移古岸閒
又成丹旆去衰涕不勝潛

寄章冠之

章侯平生一詩囊
酬風酢月徧四方
浩歌姑熟酒淋浪
醉呼太白同舉觴
遂登浮玉臨渺茫
江濤挾筆益怒張

沙頭倚檣樂未央興闌忽上秋浦航門前槐花日夜黃
閉門琢詩聲繞梁白袍紛紛渠自忙飄然邂逅非所望
自言久厭世鎖韁合眼已夢廬山蒼君才甚碩氣方剛
身雖欲隱文則彰江湖故人半朝行左推右挽摩天翔
而我戢翼甘摧藏不能與俗相迎將徑當行前掃山房
俟君功成還故鄉却駕柴車迎路傍

送柳巖州解官趨朝

極

一葉初秋已趣裝璽書屢下駐歸艎少留北闕三年最

多借西州半歲強身外寵榮元自薄眼前凋瘵故難忘
書囊知有朝天草不是中和樂職章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代叔祖知錄作

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潭府千
載得君侯遙遙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艣當家
多勝事此役可兼取江山日日新似若相勞苦木脫獻
群峰雲生失前浦况持別乘權光華動徒旅元戎下分
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土預知潢池盜

無復驚桴鼓政當勸賣劍不必禁挾弩
嶺頭鏡面平論賞駢圭組臨分一盃酒
不為離愁舉

東陽郭彥明挽章

小試威名蓋一鄉卷藏韜畧付農桑
傳家籤軸書盈幄擇壻簪纓笏滿牀
置邑萬家開北域送車千兩塞康莊

正須今代如椽筆盡發潛光著石章

幄一作屋

李粹伯侍御母夫人挽章

對仗義冠日鯨牙
涵九淵堂萱不改色
臺栢故參天共

識吾君聖今知此母賢丁寧劉子

闕

事一時編

王龜齡事挽章二首

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

卷莆田雨簫橫雪浦風今年襟上淚三哭

一作泣

萬夫雄

尚祭酒劉太史皆以今歲下世故云

大使交旃日元戎解甲秋先鳴驚衆寐孤憤壓一作厭羣

咻羽翼新鴻鵠聲華舊斗牛斷橋亡恙否落月照寒流

尚書汪公得請奉祠餞者十有四人分韻賦詩

某得敢字

鼎食味苦濃藿食味苦淡同生不同嗜羊棗與昌歠孰
能游其間進退兩無憾尚書古仙伯雅尚本真澹禁涂
履星辰講厦席氍毹將升間槐棘忽去亂葭莢太清奉
虛皇奎壁手可攬舉以華其歸光耀極鉉槩向來功名
人勇進忘坎窞聽誦歸來辭掩耳謝不敢寧知達士曾
萬牛眇難撼清風滿後車一洗世氛黜祖帳將軍園寒
枝紅綴糝公歸寧久闊別意不成慘金華訪舊學和羹

待醢醢政恐牧笛清終換街鼓統

送丘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視民如傷為韻

攜李國西門道里去天咫訟庭人摩肩客館舟銜尾涼
燠變須臾怵聽復駭視心平理自見周道本如砥

堂下萬休戚堂上一笑嚬是心苟不存對面越與秦豚
魚尚可孚況此能言民君看津頭柳葉葉皆相親

奮髯疾抵几解衣徐探雛古來多快士氣吞兩輪朱簿
書高沒人迎筆風摧枯自許豈不豪歲晏終何如

折肱稱良醫識病由身傷開府事如麻豈盡昔所嘗平生老農語易置復難忘麥黃要經雪橘黃要經霜

魏元履國錄挽章二首

麻衣見天子拜疏不知休落落山林氣拳拳畎畝憂極知千載遇政用一身酬繞舍閩溪水朝宗日夜流

羣公祖疏傳多士送陽城短棹非前約長亭及此行深留移白日共語只蒼生會續山陽賦鄰人笛未橫

祭酒芮公既歿四年門人呂某始以十詩哭之

少年把筆便班揚咳唾珠璣落四方歲晚寒窗渾忘却
瓦爐香細雨聲長

際野塵埃撲面來萬人蟻聚撥難開手中杓柄長多少

蟄盡飢腸十月雷

公為仁和尉歲荒殍者滿野區處賑恤各有條理

小醉初醒日半昏森森赤棒遠籬門慨然投袂無難色

不識從來獄吏尊

公嘗為某道坐司獄時如此

交廣歸來里巷迎破囊又比去時輕何須更酌廉泉水

夫子胷中萬斛清

殿前拜疏闕羣公獻替從違各異同
陞楯諸郎自相語
白頭祭酒最由衷

出祖津頭六館空
帽簷齊側掛帆風
吳興盛事人能數
直自胡公到芮公

聞人有善已伸眉
倒廩傾囷更不疑
蓐蓐萋萋竟何許
卷阿空老鳳皇枝

曾懷北海與南溟
却要涓涓一勺清
相對蹙然如重客
無人信道是門生

壁水經年奉宴居天和襲物自舒徐憑誰寄謝朱公揆

纔向春風坐月餘

朱公揆見明道于汝州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一月

先生墓木綠成園弟子摧頽晝掩扉大雪繁霜心已死
有時清夢尚摳衣

送朱叔賜赴閩中幕府二首

止戈堂上屐聲聞飛蓋相追杳靄間君到定知難入眼
倚天瀾霍是家山

路逢十客九衿青半是同牕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

巷南巷北讀書聲

周堯夫主管挽章

五柳傳觴地風流魏晉前曾探孝先笥慣坐廣文氍毹身
世渾如夢功名莫問天從今風雪夜不上剡溪船

周表卿尚書挽章

奏篇曾用牘三千晚歲回翔日月邊眼看四朝諸老盡
身兼五福幾人全清臺課歷遺書在畫寢凝香舊政傳
竹馬館前寒月白當時轍迹故依然

楊信伯郎中挽章二首

象魏三千法瀛洲十八人
南宮占列宿少海近重輪
聞道清羸極猶能職業親
榴皮餘屋壁零落獨無神

並舍游從舊同朝分義深
時時墜書札得得到山林
北去先移棹南來後盍簪
死生離合地搔首一悲吟

前歲某遷

朝公方去國

蔣世修祕書父朝奉挽章

太一青藜子舍光
命書頻歲到高堂
深居物外風煙老

靜看人間日月忙，繞舍圖書千載韻。映堦蘭玉四時芳，
逝舟休歎東流水。餘慶源流袞袞長。

蘇仁仲計議挽章二首

幽棲略具便休官，帝遣蒲輪喚不還。大似文元居道院，
又如退傅過香山。夢回帷幄青冥上，嘗為密院計議官醉墮風

波浩蕩間。

嘗謫汀州

向闕

中有榮辱那能八十鬢毛班。

登門疇昔奉從容，婺越之間一水通。今日江東無賀老，
去年牀下拜龐公。舊來論議多遺落，新出傳聞或異同。

已矣從誰判

一作辨

真贗汗青連屋未施功

向運使挽章

戟衣翻戶映庭槐使節州符未展才
文獻定知丞相似淵源還自洛陽來
異端惑世濃於酒古學違時冷若灰
從此湖人識喪禮凜然治命手親裁

酬上饒徐季益學正

吾家紫微翁獨守固窮節金鑿罷直歸
朝飯尚薇蕨我我李杜壇總角便高躡
暮年自誓齋銘几深刻責名章

與俊語掃去秋一葉冷淡靜工夫槁乾迺事業有來媚
學子隨叩無不竭辭受去就間告戒意尤切典刑自膏
老護持何敢闕嗟予生苦晚名在諸孫列拊頭雖逮事
提耳未親接徐侯南州秀少也嘗鼓篋示我百篇詩照
坐光玉雪因之理前話講繹霏談屑兩都弟子員家法
嚴城堞取善則未周守舊猶有說閉門風雨散孤學絲
桐絕懷哉五馬橋寒逕尋遺屨

顧茂恭母王夫人挽章

聖朝人物盛諸何壽母皤然樂事多堂下無憂萱弄色
天邊有信桂交柯黃金籬滿經方重白玉樓成恨未磨
空誦安仁舊時賦版輿零落故山阿

仲子以文稱而先逝

夜宿浦城魚梁徐刪定子出示林謙之挽其父
二詩時謙之方按刑廣東有懷次韻

五年不說空山雨今夜魚梁著釣船為問故人今健否
桄榔葉暗瘴江邊

兩章宛轉復清哀讀到魚梁首重迴便使短牋無姓字

也應知自艾軒來

艾軒詩脩文卷裏暮春前欲上旗亭送客船忽有短牋無寄處魚梁却在

淚痕邊

忽然白晝自生哀立馬橋東喚不迴驚起何波理殘夢十年燈火上心來注云次章述夢中所見何

使君文舉為同舍生蜀人以波呼之猶言丈人也

題劉氏綠映亭二首

涼葉翻翻不受塵
芒屨藤杖及清晨
開窻小放前溪入
澄綠光中獨岸巾

鷺浴魚跳在鏡屏
搖青浮碧太鮮明
牆東種得陰成幄
隔葉看來却有情

題歸菴

雲壁開蒼峽風林卷翠濤諸松皆老大一嶂獨孤高發興雖公等尋幽許我曹秋光端可賦不是楚人騷

王通直挽章

近來南國家半是北人墳異縣誰憐我同鄉又失君深居傳雅尚堅坐挹清芬日落長安第三槐拂暮雲

劉梧州挽章

駟馬高車照路光幡然改轍興何長空山猿鶴驚無恙

同社雞豚樂未央祇見歲華來冉冉不知耆舊去堂堂
北邙道上麒麟冢誰得歸休十載強

許著作挽章

清文麗藻百川增窘步追隨愧不能麟趾差肩臺岌岌
鴈飛聯翼塔層層萼鱸歸興都門酒薤露悲歌大隧燈
獨向梁間誦遺句寒松衰菊繞陵嶒

次韻葉丞相陳尚書游南園

樂事良辰古所難三分春色一分寬潤花雨過紅裙濕

倚竹風斜翠袖寒自有南堂誰舉白可無東絹為施丹
兩翁醉墨曾題品便作平泉草木看

宣城李君嘗遊東湖居士之門袖詩見過次韻

以謝

人去湖空古豫章溪蓀水荇換年芳聞風我是通家舊
覓句君猶弟子行鬚髮蒼浪休歎老齒牙沆瀣尚生香
宛陵自昔詩人國今日誰升小謝堂

何叔京挽章二首

濮州以諫死何氏得其真天下中庸義人間父子親再
傳猶易簡小出復逡巡埋骨雖南土傾心向北辰
傾蓋黃亭夜脩然澗壑姿倚天唯直幹到地絕旁枝
賈今何許悠悠只自知寒碑卧風雨千載有深期

魯少卿挽章

慶源袞袞接天流老桂傳香次第秋人物西都九卿選
光華南國十州遊脩然徑下滕王閣已矣長懷范蠡舟
身後楚騷誰著錄靈光舊草合兼收

王文考逸之子作
靈光賦而天宗教

居實
似之

蕭果卿祭酒挽章二首

虛心觀世態，實行播鄉評。
璧玉中邊厚，冰壺表裏清。
家聲到蕭傳，人望似陽城。
殄瘁無窮恨，湘江日夜傾。
摩挲誠斯薄，雕鐫質自銷。
平生但真樸，直上絕枝條。
氛霧終澄霽，丘山亦動搖。
朝陽舊時鳳，聲入舜簫韶。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鳴騶前日餞，出使椎鼓今日送。
作州會稽別，駕官尚薄。

道傍羨者何其稠
版輿有親餘九十
東南之美供甘柔
先春鑄牙入午啜
破臘箭茁充晨羞
况復詩壇執牛耳
所至風月相獻酬
千巖萬壑徧題品
會有采者人名道

與同館遊張氏園分韻得日字

出門厭囂塵入門倦佔畢
駕言城北園滯思頓覺失方
池環修篁廣陌衛行栗
先雪梅已苞後霜草猶茁
上躋極高明旁穿復深密
主人真喜事秀句屢盈帙
招呼文字飲及此三餘日
山林與鐘鼎零茂本非匹
斯遊豈偶

然書板記甲乙

送胡子遠著作知漢州分韻得行字

定交不在蚤意合蓋已傾胡侯西南來兩載同書檠與
人徐有味於世初無營虛舟澹容與未易寵辱驚魚龍
同一波中有千丈清道氣自深穩名言常簡明南宮接
東觀天衢勢方亨夢回得遠信窺簷渚鴻鳴開書見連
環歸興浩已盈子政方校錄令伯俄陳情都門日轂擊
雜襲炎涼并誰知此麾蓋獨為思親行夾道皆歎息始

識真重輕古來聚散地雪野天崢嶸別袖不可挽宿昔
洲渚生君臣有大義忠孝相持衡勉哉楸明德清廟須
棟甍

薛叔雲左史母方夫人挽章二首

彤管傳遺範形容欲付誰初年栢舟賦晚歲艾軒詩

闕

中稱壽母不獨蔡三司

往在西雍日從容許拜親杏花壇壝古萱草戶庭春曾
是升堂客應為執紼人壺公天一角吹淚洒車塵

端明汪公挽章二首

異時憂世士太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彫
零竟何極回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

四海膺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從父祖受教自兒童山
嶽千尋上江河萬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

趙路分挽章二首

魯衛封雖近原顏室自貧一家唯四壁九族自三春子
舍龍頭貴佳城馬鬣新升堂如昨日南望涕沾巾

晨昏生死際至性極民彝巨孝東都傳劬勞小雅詩固
應為世表何止秀天枝令子傳遺緒累然不自持

陳能之少卿挽章二首

往在西臺日調娛用力艱善人終有恃公道亦徐還既
去言方白重來鬢已班清名配詹事千載赤城山

二父官曹接諸郎硯席通流年何鼎鼎見日每匆匆馬
走誰憐我麟書近得公又成交臂失楚些鐸聲中

恭和御製秋日幸祕書省近體詩

麟閣龍旂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焜耀人文盛
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卑管晏浮華自昔陋虛王
願將實學醕天造敢效明河織女襄

賀車駕幸祕書省二首

麟臺高柳識雕輿共記中興幸省初黃道再傳天子蹕
青編重入史臣書需雲下際君恩盛晨露高張樂節舒
若寫鴻猷參大雅定非周鼓頌田漁

紫清丹極與天鄰闔闢乾坤繫笑頻獨為斯文回一顧

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
墨客區區感榮遇豈知深意在彝倫

東萊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集卷二

宋 呂祖謙 撰

表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提邊符而乘障愧非禦侮

闕

承

流之寄撫躬跼蹐泣事

闕

興圖

大一王之統御地分

闕

繫牧守

必得夫循良則黔

闕

介於長淮

雖事簡而俗醇

闕

多名勝嘯詠

之餘參考

闕

共理必東異能

如臣者樸

闕

化已絕意於紫青

屈首

闕

於論薦遂誤畀於蕃

宣

闕

遇皇帝陛下錫天勇智

闕

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

闕

尤謹玉關之戍曾何踈

闕

條輯寧問里挈鉞守器

闕

坐縻於廩祿

代倉部知池州謝表

淮壩乘障初無固圉之

問

甫

祇職業參布詔條

中謝問

綴官

聯之未投身

問散問

傳烽而

倣備當戎馬之

問

張卒獲自

保偶逃龜犢

問

之輿區乃江

表之重地

問

戒兵農雜居則

必洽比

闕

委此蓋伏遇皇帝

陸

闕

行之書留神萬國考三

闕

之蹤亦預使令之列臣

闕

寧凋瘵之餘咨度弛張

闕

光同衆戚休敢顧斗升

闕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

職方之籍甫列附庸公

闕

錫

土誠後敢於籲天

中

闕

窮處

廐傳据南北之會

闕

無以追

隨他郡地望卑

闕

復難自慙

秩居人後憂

闕

能甚短折肱

州縣雖險

闕

之已耗晚推遷

於宮牒

闕

稱臨遣此盖伏遇

皇帝

闕

視邦選侯方旁求於召

闕

凡有識知同歸賁幃臣敢

不布宣詔令遵奉教條尺寸之膚護養何裨於大體斗

升之水涵濡終覲於餘波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太上皇帝表

小壘漂搖濫受拊摩之責清都閔遠傾就望之誠被

飾忱辭冒聞淵聽

中謝

瞻焉蔽邑控彼荒陲大江之南

朝貢雖數千里中興之後生聚餘五十年誰諭民編俾

知帝力如臣者置身冗散游世竒窮蚤厭干戈微悟息

兵之深旨晚觀詔令稍窺更化之闕規誓與疲瘵共安

易簡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妙參乾始靜墮道原開燕齊

心自得大庭之館監觀孝治不遺小國之臣太極開先
萬生並育臣幸同遐俗親見淳風雞狗相聞際粟陸赫
胥之盛牛羊考牧皆車攻吉日之餘

代舅曾史君知筠州謝表

九畿星拱並受詔條萬乘天臨誕敷宸指雖陋邦之代
匱亦德意之親承具以聖謨告于裔土

中謝

竊以舜門

穆穆輯瑞以朝諸侯湯網恢恢受球而綴下國思皇盛
旦率履舊章肆勤前席之咨薄及左符之寄腹心屏翰

臂指豪英凡拜賜於朱

闕

觀

闕

如臣者至謏

而拙

闕

久負於家傳

闕

偶逃於官謗長

江右

闕

附城盼竹使以承流已過斗升之量歎楓

宸而

闕

幸瞻咫尺之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濬哲文

明剛健中正下天上施酌民瘼以廣求小紀大綱收主

威而總攬邀在河山之外皆如庶陛之前臣敢不遵奉

章程慰安黎庶悖行教化漸消珥筆之風恪守部封少

効學竊之智

代舅曾史君知廣德軍謝表

厲精之朝嚴於置守坦明之訓飭以臨民佩天語以在

塗參土風而問俗

中謝

竊以大江之右一障甚微行闕

之旁九畿莫近地輕而責重賦寡而費多指日待糧皆
尺籍伍符之舊無時致餽當大車駟馬之衝紛罷遣之
相仍凜支持之不暇誰與領此厥惟艱哉如臣者受性
顛蒙降材謏薄東西隨牒飽郵傳之風霜旦暮坐曹老
簿書之歲月豈期末路驟試小邦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齊聖廣淵剛健中正輪運輻集合華夏以來王綱舉網
疎總方維而受職矧在封圻之內實同廉陛之前臣敢
不遵奉詔條慰安閭里挈瓶假器誓殫守邑之勤毀瓦
畫墁少答食功之義

代倉部知吉州謝表

竢罪倉曹無裨邦計分憂江國尚玷藩條丁寧臨遣之

榮怵惕拊摩之責庀官甫始拊已載兢

中謝

維是廬陵

介於楚甸土膏而人瘠物夥而俗貧萬室連甍剽奪時

鳴於桴鼓千艘銜尾轉輸日困於舳艫匪時通材疇荷
隆委如臣者賦資謏薄涉世闊疎兩郡民編茂矣慰安
之效二年省掾居然尸素之慚亟求襤被之行復與剖
符之寄力綿識眊責重事叢惟仰恃於乾坤或俯資於
塵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配天立極繼聖御圖恢舉閔
模網在綱而不紊操持大柄臂使指而必從雖遠在於
江湖猶近臨於軒陛臣敢不布宣詔令懷輯里閭急効
近功忍自謀於寵利深根固本誓勉盡於拙誠

為張嚴州作謝免丁錢表

奏牘既升方虞聞罷免符亟下稍示復除曷賤恫之遽
伸本至仁之易感中謝惟嚴為郡介國之隅呻嘆謳吟

宜朝傳而暮達撫摩涵養當月裕而歲豐孰知凋瘵之
餘尚困賦租之重疇先民瘼最甚丁徭自古邦家惟欲
編氓之繁阜于今閭里反憂孫子之衆多皇明豈忍於
遐遺下吏未聞於控告而臣過以譎薄闕顧憂鴻鴈

于飛親見

闕

懇懇之誠曾謂瑣

閔

蒙開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監觀邦本恢養治原
制賦欲均期復大禹九州之正施仁有漸姑從文王四
者之先雨露旁流槁乾胥浹臣敬禪厚澤下逮窮民觀
其拜賜之時猶有乞憐之意既勤深恤得少愒於今年
終覲大恩俾盡夷於旁郡

為虞丞相作辭冊寶進封增邑表

至德要道煥丕冊於賁文厚賞薄功下昕廷之渙汗忱
辭既貢淵聽尚高

中謝

竊以尊親者禮之隆養志者孝

之實雖百王之未舉用以揚名必萬物之咸和始為錫
類將增光於鴻業當諉屬於近司如臣之愚受責宜最
所憂吁咈督熙載之庶尤敢意寵嘉錄相闕之微效矧
命秩建邦之異數非疇勞懋賞之常科伏望皇帝陛下
稽用邦彛惠綏人欲謂奉承慈極不專典章容物之間
則期望弼臣豈止賓贊擯承之末亟收還於前詔以飭
厲於後勲再用控誠迄期得請

為梁參政作辭冊寶轉官表二首

奏牘升聞婁干聰聽詔函寵答尚閔俞音輒忘難犯之

威敢述終辭之義

中謝

伏念臣志雖許國材不逮人高

位難居久弗勝於指顧厚恩未報姑少緩於乞身若繇
慶典之成重拜明綸之渥既躡崇秩復荒大邦則異時
避寵之言皆為虛語平日惡盈之戒自負初心苟必強
之受而納之貪孰若聽其辭而全其守伏望皇帝陛下
俯矜懇款深體精誠察其累疏之陳非敢片詞之飾九
關霄漢儻籲告之莫通一舸江湖將歸休之繼請

顯冊昭融光于二典需章慊閔以九關不勝墜谷之
憂嗣上循牆之請

中謝

伏念臣起繇賤濫與幾微肆

惟竣事於明裡並奏鴻名於慈極職是討論之重獨出
鼎司凜然繪畫之難莫窮坤載敢圖詔綍陟官聯歷
考前聞邈無近比欲展終辭之微志敢循再瀆之常科
崇聽益高奏封復却雖隆威之難犯覬拙守之獲伸伏
望皇帝陛下鑒厥忱誠體其控訴屈弼諧之廉恥用振
四維改慶賜於英材以全三樂曲收成命少穆師言

為虞丞相作辭郊恩表

泰時均釐澤覃無外路朝敷命寵及罔功不勝墜谷之
憂敬致循牆之請

中謝

竊以大臣之義固非飾小

周

以

為庶國典之常亦難徇一夫而違衆既郊而資於古有
稽敢為喋喋之忱辭將貢惓惓之愚慮為臣不易當翼
厥后以思艱惟天無親實監有邦之敬德儻自安於居
寵斯大戾於協恭伏望皇帝陛下寅畏以答天休隆寬
以從人欲與其盡循故事為邦家焜耀之光孰若少抑

近司示君臣兢懼之實庶或上助持盈之治豈徒私逃招損之危

為梁參政作辭郊恩表

天命匪解載儲滋至之休地道無成彌懼大來之福敢辭婁瀆尚冀終從中謝伏念臣久以瑣材辱於宰枋內積食浮之愧豈獨危身仰思覆餗之憂將難報國於昭明祀克相盛時顯若顯承皆羣工之祇肅穆然昭假本上聖之寅恭顧慙老臣曾何報効迺颺渙汗之號迺增

湯沐之封誠惻雖殫俞音尚闕伏望皇帝陛下俯矜拙
守博采師言舒其負乘之慚哉此告廷之渥雖多邑不
惜固仲尼愛繁纓之心然足欲故亡亦晏嬰辭邺殿之
義

為宰臣作端誠殿賀南郊禮成笏記

闕事泰壇揚八鑾而返軫受釐皇邸旅萬玉以充庭伏
惟皇帝陛下對越穆清肅將純嘏本以宸心之闕登茲
熙事之成陳安止謨念幾康而昭受進敬之戒監陟降

於顯思

為芮直講作慶王辭增邑表

有命自天被寵靈之特異無

闕

以

闕

多義

所當辭言非敢飾

中謝闕

自量進

依日月之光但私

闕

詩書之

闕

見聞常憂

居養之移易忽驕盈之戒陛下慈

闕

寵數彌加

微橫草之効而增邑賦進國封茂

闕

之稱而兼節鎮

備藩翰是皆厲世摩鈍之具以待

闕

顧於揚庭孚號

之時猥及微陋思盛世豈無父職開寒士而邊外必有

服勞於下僚與其專於戚開均之臣庶籌量至熟

懇請實宜伏望皇帝陛下鑒從欲之仁俾安愚分察由衷之義姑寢誤恩苟私意之不行則衆心之自服

為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帝表

列第環宮方極奉承之樂周廬設衛載延似續之榮烏

奕觀瞻凌兢佩戴中謝竊以東平諸子印猶限於能趨

魯國五名類僅稱於同物疇若覃厯恩於襁褓矧惟錫

美稱於冕旒此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高視穆清游心
昭曠巍巍蕩蕩共瞻太極之尊繼繼承承爰篤曾孫之
慶願弼成於幼學用克對於鴻私

為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后牋
溫清承顏慈極夙承於椒屋焜煌發命光風初轉於蘭
芽吉語甫傳微躬載惕中謝竊以元氣兩儀之運資始

資生天枝四葉之祥以嗣以續慶流繁衍爵及攜持此
蓋伏遇太上皇后殿下德冠河洲化孚宮闈周邦胥喜

惠既篤於曾孫晉錫用蕃福本承於王母願益開於蒙昧庶仰答於坤元

為梁參政作乞解罷政事表二首

懇款婁聞危衷已竭瞻存雖渥鄙守難移盡布精微仰祈原省伏念臣起於韋布職是機衡進則有未報之上恩豈容苟去退則有難酬之重責安敢自私使其筋骸粗可鞭策或以識慮短淺而逢尤悔或以舉措乖謬而干譴呵亦既冒居皆不敢惜今乃足痾重膁目視茫洋

蓋表著之所共瞻而冕旒之所親見如州縣官曹之末
若簿書期會之間小有罷癰隨即汰斥而塊然衰疾据
此崇嚴略貴而問卑置近而治遠恐凡被譴之士皆且
指臣為辭雖欲示恩乃妨責實伏望皇帝陛下曲留聰
聽俯鑒忱誠念臣所陳者繫國體之重輕察臣所求者
匪身謀之安佚特捐祠廩俾解政涂則臣當收召精神
祓除痼疹已誓異時之糜殞不惜捐軀用明今日之遂
巡本非避事

誠惴升聞所期得請溫言賜却未即報俞進忘難犯之
威仰籲蓋高之聽伏念臣氣昏質弱材薄慮疏聞國論
之幾微坐彌三載問政涂之謫寄何補一毫衝愧相乘
疾疹交作眊然瞻視於文牘而已艱憊矣步趨雖會朝
而猶憚涉冬浸劇與日俱增引大體而開遠猷素非所
及効小勤而躬細務今又不能若復自安可謂無恥渎
歸誠而控懇覲從欲以閔憐公其尸曠之誅豈容善罷
私以奉承之舊尚許免歸怵迫之誠單竭於此伏望皇

帝陛下至明燭隱大度包荒若愛其去而積其愆必難
覆護惟遂其誠而解其責乃盡始終賦以真祠還之故
里則臣憂危既釋衛養可專假其休惕之期少加砭劑
付以煩勞之事敢憚驅馳

為汪尚書作知平江府謝表

隆委難勝期於顛踣鴻私曲被遺以便安分書殿之榮

光借侯藩之壯觀度越常典昭明異恩中謝伏念臣際

會兩朝推猷三紀爵久踰於始願學浸闕於闕越從

蜀道之歸亟冠禁涂之選經惟詞禁史

開

衡持凌瘁

之孤身萃高華之極選志凋氣餒日慚

開

守之隳責厚

憂深居有簡書之畏書災狎至疾疹相乘斬外假於郡

章謁遠收於朝蹟瞻茲茂苑近在脩門置身未外於函

闕顧影忍違於文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立極中

正體乾宇萬物以兼容陶成罔間品羣材而並用陟降

無私眇然簪履之微假以蓋帷之施臣敢不播敷詔令

懷輯里閭增主之明廢任莫追於前悔務民之義疚心

尚補於風愆

為韓尚書作知建寧府謝表

輔郡罔功方籲天而瀝懇潛藩非據乃易地以疏恩優

假至深凌兢曷已

中謝

伏念臣奮繇平進親受異知參

言語侍從之流遭逢厚甚責獻納論思之効稱塞缺然

假寵清廟分憂近甸拊摩無術幸及於食新全度有加

訖蒙於念舊惟建溪之作屏實代邸之啓封屬此丐閒

眷焉改畀官游未遠驅馳尚記於壯時民力已殫凋瘵

頓殊於前日姑勉圖於綜理恐終負於使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燭萬微惠綏羣獻本末輕重咸歸統御之
中小大短長不出範圍之外顧如衰鈍亦獲便安臣敢
不上體曲成益思盡瘁土風里俗雖粗識其二三王澤
國章曷布宣於萬一

禮部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
仁宗皇帝玉牒畢賀表

天發慶源衍皇支而有永國嚴大典章烈祖於無疆令

日載蠲上儀交舉

中賀

竊以建邦啓土胄本出於神明

扶世導民德實參於化育厚裔苗之憑藉培運歷之靈
長炎宋肇興上通元造昭陵在御專以至仁垂光覃被
於雲來流澤涵濡於億兆厥開真主並輯曠文譜增屬
籍之華牒冠史臣之錄發揮昌緒見大宗小宗之蕃申
載宏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流綜貫典冊崇成繇宣祖
以來咸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日靖於鴻圖振振
信厚之風皞皞泰和之治銀潢滉漾玉版閎嚴千八百

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懿鑠厖洪
函生閭懌恭惟皇帝陛下隆恩睦族駿惠紹基帝繫絲
延監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灝思規模渠燠之遵式是
丕彛對于華旦臣等參聯庭窠親覩邦祺聖統聿傳陋
柳芳永泰之譜休聲遠繼賡石介慶厯之詩

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畢賀
太上皇帝表

清都絳闕固高視於羣生寶系璿源實仰資於太極告

成典冊垂裕仍雲

中賀

竊以顙穹生民濬發皇宗之盛

丕天大律於昭帝繫之嚴顯允熙朝肇開聖統德隆澤
厚命既僕於萬年胄遠族蕃譜方登於六世戚踈區別
昭穆派分雖國論民言不至齋心服形之地然宗盟家
政猶關問安視膳之時爰練日以龜從咸望雲而鼇抃
騅騰需牘慶集叢霄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淵靜化元希
夷物始大綱授舜既蕩蕩以無名九族睦堯本親親而
有叙光宅穆清之邃具膺蕃衍之祥臣等幸際休辰與

觀盛事中興功業斯于詠輯於弟兄百世本支陳錫永
觀於孫子

代宰臣以下賀車駕幸祕書省表

東觀書林久徠漢儀之觀西崑策府載瞻周馭之臨嗣
三紀之閱模軼百王之盛節中賀竊以斯文崇替與世

降升自我祖宗嚴載籍萃藏之地于時典冊開乘輿游

幸之書從容箴誨之求廣大峻良之聚矣圖再造華省

一新爰親御於右文用仰繩於前武開

善繼太極丕

承乙夜牘陳念初載網羅之不易昕朝班入思中興儲
養之有原乃臨三館髦彥之躔乃展列聖圖書之奧帝
暉下矚光榮河溫洛之藏天藻昭垂跨過沛橫汾之詠
湛露示醇醲之惠承雲宣純繹之音一日萬幾曾靡齋
居之暇九流七略獨煩清蹕之留蓋以恢稽古尚德之
風夫豈為飾治樂成之舉聲明布濩慶澤汪洋恭惟皇
帝陛下秩叙邦經裁成王度多聞將求建事既惠顧於
簡編大烹所以養賢復均盼於肴醑士心興起雅道流

行臣等服在具僚身逢昌會第從臣之頌敢揚厲於鴻
休近天子之光請具宣於德意

代宰臣以下謝賜冬衣表

觀天四序斂一歲而成冬稽國九經與羣臣而同體趣

頒商筭下逮周行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丕冒羣工誕敷

洪施當未明求衣之際穆若有懷顧大寒索裘之時淒
其將至乃申舊典以示深仁臣等覆被君恩糜捐邦賦
仰思報上傾星辰拱北之心俯念裕民斥杼柚大東之

詠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表

七政上齊協璣衡於景至九儀下辨旅圭璧於陽生休
氣函蒙稷容飭備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道原皇極化浹

泰和天地之心玩義爰而來復日月所照觀周正而徧

頒同軌同文時萬時億臣等蹟汙班

闕

睽陞廉南面

而朝羣臣雖亞歲彝章之舊北鄉而壽慈極實熙朝慶

典之新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太上皇帝表

義馭迎長歷既傳於大舜魯臺書瑞雲咸望於帝堯凡
厥含生胥為善頌

中賀

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妙參三極

高蹈百王游物之初坐毓滋萌之彙御氣之辨默符亨
長之陽順履休辰備膺純嘏臣等俯偕羣品仰跂太清
本本元元起數載推於一復父父子子並明永協於兩
離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皇極之主疇既叙於時寒豐年之冬兆先占於積雪續
紛六幕賁冒九圍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綏靜嘉師財成
元化嚴凝西北歛義氣以方升疆理南東瞻同雲之已
合瑞呈禹甸喜溢堯衢臣等幸際昌辰欣逢休應授簡
而居客右雖慚梁苑之辭為樂而與民同請上齊宮之
對

代宰臣以下賀太上皇帝雪表

蠖獲蜎蛸穆若清都之邃聯翩飛洒萬然豐歲之祥璫

璨宸居昭融休氣

中賀

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默調玉燭

高眡珍臺成性存存雖

闕

觀於虛白為衆父父未庸釋

於黎黔顧圭璧之錯陳睠倉箱而載懌臣邈居下土絕

跂寥天游藐姑之山既瞻冰雪占曾孫之稼豫慶茨梁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宴表

同雲雨雪南山已詠於豐年湛露晞陽北闕載開於華

宴光生觴豆澤浹簪裾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昭受天休

鑒觀民阜醴泉甘露靡容太史之書旨酒嘉肴獨侈農

夫之慶凡陪鎬飲咸識堯心臣等濫列垂紳喜均側弁
一之日二之日既沐洪恩千斯倉萬斯箱行觀嗣歲

代宰臣以下會慶節祝聖道場開啓疏

受命降康本乾坤之純佑祝釐歸福亦臣子之精誠前
占出震之期敬致後天之祝皇帝陛下伏願具膺三樂
誕保九圉合岱嵩衡華之高登崇壽紀接虞夏商周之
統光大皇圖

滿散疏

中興初建於一元是基景命陽月肇先於三統厥啓昌
期天示休符人歸美報皇帝陛下伏願膺圖有開御歷
無疆垂堯舜之衣裳永承慈極復文武之境土坐集駿
功

進功德疏二首

奉玉卮於十月適當誕聖之辰上金鏡於千秋共罄愛
君之志襲邦家之休懿極海宇之頌祈皇帝陛下伏願
俞闢儲祥穆清凝命泰元授筴宣昭億載之符無逸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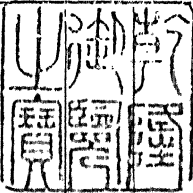
龜跨軼三宗之壽

七政璿璣占瑞肇開於漢朔千秋金鑑獻規思輯於唐
臣率時同宇之誠迓續後天之筭皇帝陛下伏願仰承
帝則俯畏民畧御無逸之篇極嚴恭而得壽對不違之
命本聖敬以滋休

進所編文海賜銀絹謝表

右臣今月四日承中使李裕文宣諭聖旨以臣所編文
海精當賜銀絹三百疋兩者奏篇無取錫命有加既叨

中祕清切之除復拜內府便蕃之錫人微恩厚感極涕
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高明皇猷淵懿粲然衆作
思採撫以無遺藁爾小臣懼討論之不稱已逃罪戾仍
被眷私抱慙懷鉉曷副右文之意賜金增秩徒慚稽古
之榮臣無任



東萊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集卷

三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

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楊應珩

校對官中書

臣范鏊

謄錄監生

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集卷三

宋 呂祖謙 撰

奏狀劄子

為張嚴州作乞免丁錢奏狀

右臣昨者恭奉聖旨差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內竊省循
以未信之學遽當民社深懼識眊力淺疎闊舛繆仰負
皇帝陛下責成共理之意敬陳悃愫懇辭弗俞詎敢遵
承惶灼無地爰自就道徧訪本州利病往來者皆言嚴

之為郡地瘠人貧丁鹽錢絹額數繁重民不聊生此賦
不除永無息肩之日臣瞻望威顏之始冒昧控訴天慈
憫惻許令到任條具以聞仰見陛下至仁博臨勤恤民
隱雖古先聖王之用心不是過也臣自到任延問耆老
諮諏僚吏參稽案籍始知本州丁鹽錢絹為民大害向
來所聞百不一二謹條具本末上千天聽臣照對本州
丁鹽錢絹之起據父老稱自承平時每一丁官支給鹽
一斛計五斤每一斤計錢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錢一

百五十六文省却納絹一大二尺八寸數內一半係本色絹一半係折納見錢是時絹每一匹直錢一貫文省每丁計納絹六尺四寸計價錢一百六十文省又折帛見錢一百六十文省兩項通計三百二十文省將官中所給鹽斤價錢百五十六文省比折外每丁實陪貼納錢百六十四文省所納不多公私兩便未見其害後來蔡京改變鹽法令大商人納買鈔支給袋鹽貨賣從此官司更不支給丁鹽徒令納絹鹽給既停絹價復長浸

久浸增目今絹一匹估計折納七貫文省民力殫竭職
此之由臣請為陛下詳言之兩浙東西路共管十五州
軍戶口物力無若本州之貧丁鹽錢稅亦無若本州之
重本州地形阻隘絕少曠土山居其八田居其二澗曲
嶺隈淺畦狹隴苗稼疎薄殆如牛毛細民崎嶇力耕勞
瘁雖遇豐稔猶不足食惟恃商旅販斗斛為命旬日
不雨溪流已涸客船斷絕米價騰踊大小嗷嗷便同凶
年每歲合六縣所納苗米除折納糯米外粳米止管八

千七百五十一碩猶不及湖秀富民一戶所收之數所
有官兵米糧逐年婺州應副一萬五千碩補助支遣尚
闕一萬三千一十碩其為困乏不言可見重以坊郭鄉
村邊溪去處每經巨浸垣牆頽仆廬舍傾摧資用散失
生計蕭然若遇寇盜整葺未全復遭漂蕩民素窮乏又
加此厄雖使止存兩稅猶懼輸納不前今乃經賦之外
每丁使之重納丁錢鹽絹一丈二尺八寸其雙丁以上
折科每匹計錢七貫文省凋瘵之民其何以堪且以兩

浙諸郡論之平江府秀婺衢等四州自蠲免丁錢明州
每丁止納錢六十文足惟湖州丁鹽錢絹在兩浙最號
為重其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德清五縣三丁共納絹一
匹本州三丁共納絹三丈八尺四寸比烏程等五縣每
三丁共少一尺六寸一丁止少五寸三分三釐相去不
遠其武康一縣每四丁共納絹一匹則反輕於本州截
長補短本州丁鹽錢絹較之湖州猶自頗重至於他郡
重輕相絕可以類推本州民力在兩浙十五軍州之下

而賦斂反在十五軍州之上以至貧之民納至重之賦
人情物理恐不應爾臣謹按本州丁籍建德縣第一等
至第四等戶計一千八百四十九丁第五等有產稅戶
計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八丁無產稅戶計三千八百二
十二丁遂安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二千三百三十
七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八千九百六十四丁無產稅
戶計一萬八百八十六丁壽昌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
計九百七十七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七千六百二十

九丁無產稅戶計四千二百一十八丁分水縣第一等
至第四等戶計五百六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三
千七百五丁無產稅戶計九百七十八丁淳安縣第一
等至第四等戶計三千六百五十丁第五等有產稅戶
計八千三百三丁無產稅戶計一萬八千二百七十四
丁桐廬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一千三百九十九丁
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丁無產稅戶
計二千一十八丁通計六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止有

一萬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產稅戶共管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九丁雖名為有產大率所納不過尺寸分釐升合抄勺雖有若無不能自給其無產稅戶共管四萬一百九十丁並無寸土尺椽飢寒轉徙朝不謀夕本州統管一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有產稅戶無產稅戶共管一十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丁是十分之中九分以上尫瘠困迫無所從出從前官吏明知其害迫於上司督責之嚴汗顏落筆蹙頞用刑笞箠

縲繫殆無虛日愁嘆之聲閭里相接彊悍者窮塞無聊散為攘竊四方遂指嚴州為多盜之區非獷俗獨鍾於此土蓋丁錢偏重於他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臣體訪得深山窮谷至有年三十餘顏狀老蒼不敢裹頭縣吏恐丁數虧折時復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貌丁民間既無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舉規脫丁口一歲之間嬰孺天闕不知其幾小民雖愚豈無父子之愛徒以阨於重賦忍滅天性親相賊殺傷動和氣悖逆人理莫斯為

甚臣聞之不覺涕下竊自惟念本州實光堯壽聖太上
皇帝基命之地陪輔行都最為密邇皇帝陛下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容輦轂百里之間斯民顛
頓愁悴父子不能相保意者未有以實上聞者臣職在
拊摩尚復便文自營不言死有餘罪用敢竭誠悉意上
徹疏宸臣恭覲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勅三省同
奉聖旨永道郴州桂陽監及衡州茶陵縣民戶於二稅
之外尚循馬氏舊法添納丁身錢絹米麥流弊未除朕

甚憫之可將遂州縣丁身錢絹米麥並與除放臣竊惟
永道郴桂陽監茶陵四郡一縣邈在湖廣太上皇帝明
見萬里之外不遺遠方捐賦予民本州幸在闕門之側
反不得如遐方荒裔沾濡德澤臣竊痛之欲望聖慈特
降睿旨將嚴州丁鹽錢絹依永道郴州桂陽監衡州茶
陵縣及衡婺秀州平江府例盡行蠲除使一方仰父俯
子吏不至門復有生民之樂不然乞如明州例每丁納
錢六十文足又若以國用未裕則乞蠲免一半粗寬民

力亦為厚幸然終不若沛然盡蠲為滲漉無窮之澤也
臣誠過慮恐議者或謂蠲免嚴州恐諸郡援例申請必
致有虧經費臣竊謂聖人之治俾萬邦惟正之供丁鹽
錢絹出於一切本非常賦陛下約已節用凡以為民異
時帑藏充溢蠲免之令固將次第而舉今雖調度尚虛
猶當先其尤急者用示省賦之漸以地則莫如本州之
近以民則莫如本州之困以害則莫如本州之重先後
之序宜自本州始況太上皇帝潛龍舊鎮亦非諸州遽

敢援例惟願睿斷不疑俯賜開允俾一邦亟解倒垂之
急臣言語短拙不能盡寫困迫之狀惟與合郡吏民澡
心滌慮延頸跂足以俟鴻龐之施冒犯天威臣無任戰
慄悚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聞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晏安之適聲
色之娛瓊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
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

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陛下厲大有為之志
宵衣旰食求治之外百無所嗜皇皇汲汲蚤夜勞瘁有
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非陛下之所難
矣臣敢為天下賀前古之君亦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
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因陋就簡甘為凡主今陛
下不待箴諫此累自除恢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
陋生乃徒誦詁訓迂緩拘攣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反歸
咎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為尚幸陛下不用之耳儻陛下

誤信而輕用之真責治效於是曹繇歲歷月必無所成
陛下遂謂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敢
為儒學賀夫不為俗學所汨者必能求實學不為腐儒
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興指日可俟臣所私憂
過計者獨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蘊妄意揣摩
觚排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
奔走羣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臣
不復舉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陛下臨御九年於

茲閱天下之故察羣臣之情亦熟矣邊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却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異時姦回詆欺敗事墮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才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權利有時而不可驅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鉉槩傳注之間哉宅心

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
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模審定圖始慮終不躁不撓
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
所在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
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為
也惟陛下裁擇其中取進止

臣仰惟陛下神武英睿恢建大義將以明天經而脩人
紀凡偷墮苟安沮計害成者皇明下燭舉無所逃在位

在服將皆順上所嚮各堅乃心以趨事赴功王業之隆
可拱而待臣竊以謂沮計害成者陛下既已知所惡將
順奉承者陛下亦當知所察恢復大事也規摹當定方
畧當審始終本末當具舉緩急難易當豫謀古之君臣
如句踐種蠡如高祖良平相與共圖大計反覆籌畫至
于今可考曷嘗敢易為之哉今委靡者既不足言將順
奉承者多為贊美稱誦之辭既未嘗獻疑復無所論難
夫一郡一邑之事尚疑者半難者半參合審訂然後至

於無悔況天下大計果無可疑而無可難耶臣所以願
陛下深察之也大抵欲實任此事必不輕受此責蓋成
敗利鈍其責將皆歸於一身故先盡其所疑極其所難
再三商榷胷中了然無惑然後敢以身任之雖死不憚
彼隨聲響和無所疑難者豈所見真如是之同哉特欲
媮取一時之快以釣爵秩勢迫事急又為他說自解而
去獨遺陛下以憂勞初非實有徇國捐軀之志也陛下
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政患協心者之不多臣豈勸陛

下盡疑其迎合而輕棄之哉唯願陛下精加考察使之
確指經畫之實以何事為先以何事為次意外之禍若
之何而應未至之患若之何而防周密詳審一無所遺
始加採用則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矣然後與
一二大臣合羣策定成筭次第行之無愆其素大義之
不伸大業之未復臣弗信也唯陛下留神取進止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惟紹復大業是志惟計安

寓內是圖前代帝王聰明勤儉僅得陛下萬分之一者
莫不隨世而就功業未有如陛下汲汲望治十有六年
而焦勞未解者也意者殆羣臣不足以佐下風轍陛下
自履尊極政令屢有所更革人材屢有所易置矣方其
未更也方其未易也羣臣有能先事建白以起發聖意
者乎其所以敝未極而變患未甚而消者獨賴陛下生
知天縱隨即覺悟而已故舉偏救弊維持至于今日者
實由陛下聖明獨運而非羣臣之助也然志勤道遠遷

延至於今日者亦由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也
陛下初豈樂於獨勞哉良以羣臣不能仰助如前所陳
加之摠攬既久圖事揆策者多不如陛下之精審議法
定令者多不如陛下之明習甚則私意小智又多不逃
陛下之識察陛下遂謂天下之事既知之矣天下之人
既見之矣所以慨然益堅獨運萬機之意也夫獨運萬
機之說其名甚美其實則不可不察焉臣請序而言之
人主一心實治亂安危之所從出所患者奪於多欲則

其心昏蔽而不能宰制萬事今陛下於聲色於游畋澹
然無一毫之欲惟其有意於獨運萬機故瑣微繁細悉
經省覽酬酢區畫日不暇給而天下大計或有所遺治
效不進反與多欲者同豈不甚可惜乎此獨運萬機之
說不可不察也厥今敵勢陸梁而國讎未雪民力殫盡
而邦本未寧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蝕實百弊俱極之時
官寺充滿而偷惰苟且無度績咸熙之效降附布於郡
縣而未免於疑沮帑藏耗於軍屯而未免於怨嗟陛下

欲寬宵旰之憂要必得非常之材委屬之然非常之材類皆不肯捨規矩準繩而徇人惟忘勢盡禮有賓友之義推誠篤信有父子之親而後可致苟獨運萬幾則不能受控御者鮮或在列上益務損其權下益得逃其責陰拱熟視沈浮取容陛下宵旰之憂誰與圖之乎此獨運萬幾之說不可不察也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陵奪而後安鄉者大臣往往不稱倚任陛下不得已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

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
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患猶未盡
見也一旦有事誰與招麾而伸縮之耶由一命而上大
小相承積而至於人主然後尊重無以復加苟萬幾獨
運大臣而下皆為人所易則人主豈能獨尊重哉如曰
臣下權任太隆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
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誠得端方不倚之人
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此獨

運萬幾之說不可不察也陛下至公無我左右之臣雖素號親密至其有過威斷力行何嘗有所牽制可否黜陟裁自聖心所謂左右之臣不過供指顧傳命令何嘗假以事權天下徒聞陛下獨運萬幾事由中出聽其聲不察其實妄意在旁者或微有所預也而其陪侍習熟工於揣摩亦能時以一二事取驗於外故人稍稍鄉之此在英主之世本非大患惟明揚賢雋各還其職公議而公行之則人自無所疑而為左右者亦得全其恩意

保其寵祿矣狷介之士忿激過當至以漢唐權倖為比
誠非所擬然人之闕帛經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
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
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
懼為公議所疾而益思詆排及是時忿激者之所憂將
見之矣此獨運萬幾之說不可不察也臣願陛下虛心
屈已以來天下之善居尊執要以摠萬事之成勿以圖
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

勿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誠
意篤而遠邇各竭其忠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則二
帝三王之治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臣愚竊不識大體惟
陛下裁赦取進止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者
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俶擾
艱虞之後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尋曾無
寧歲自駐驂東南以來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

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昊之難漢唐謀臣從容可辦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會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者也陛下慨然念讎恥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實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備至於本朝立國之根本蓋未嘗忘也而臣下不足以測知宸指獻言者多以小辯破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威名

逼蹙拘制而士氣不舒爭奪馳騫而仕路益隘凡所謂
寬大忠厚禮遜節義之屬皆詆以為陳腐為迂闊範防
既撤無復畏恐何所不為聖慮將益焦勞矣夫浮華可
抑也繁文可去也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於
祖宗

闕

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朘削之乎臣竊

謂

闕

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

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乃徒欲事功之增而
忘根本之損陛下清閒之時豈可不永念其故哉又况

寬大則豪傑得以展盡忠厚則羣衆不忍欺誣禮遜興則潛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明則坐長捐軀殉國之氣然則圖維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陛下加聖心焉取進止

進編次文海劄子

右某先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尚書省劄子勛會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宋文海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呂某專一精加校證某竊見文海元係

書坊一時刊行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某尋將祕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采傳記他書雖不知名氏而其文可錄者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為百五十卷目錄四卷某竊伏自念本朝文字之盛衆作相望誠宜采掇英華仰副聖意而某學問荒淺知識卑陋不足以知前輩述作之指

詎尅承命今已經年簡牘浩繁纂緝綣戾加以繕寫纔畢偶嬰末疾尚恐疎略抵牾未敢遽以投進今月二十四日伏蒙輔臣具宣聖諭緣某已除外任俯詢所編次第自惟稽緩不勝震懼所有編次到聖宋文海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冊并臨安府元牒到御前降下聖宋文海舊本一部計二十冊并用黃羅夾複封作七複欲望特與敷奏繳進某不勝惶懼俟罪之至

除直祕閣辭免劄子

某先奉聖旨編類文海近因宣諭繕寫投進今月四日
承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呂某編類文海採摭精
詳可與除直祕閣又蒙聖恩賜銀絹三百疋兩某竊自
揆度問學淺陋知識卑凡實不足以稱討論之選黽勉
承命冒昧奏篇疎畧舛差無所逃罪敢謂上恩隆厚寵
數過宜蚤夜以思不遑寧處人心初不相遠竊聞果有
駁章誠以編次此書止是將前人文集畧從其類徒淹
歲月何有勤勞又況去取之間豈能允當方聖上責實

之日尤重職名非有顯功未嘗除授兼某已拜金繒厚
賜至於寓直中祕實為太優宜宜貪冒寵私重煩公論
欲望朝廷矜憐特與敷奏將所除直祕閣恩命速賜寢
罷干瀆朝聽某下情無任悚慄之至

再除著作郎史官辭免劄子

恭准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呂某
除祕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伏念某頃者備數
著庭以病自免聖上錄其鉉槩之微勤畀之貼職以寵

其歸綏獎覆護愛無近比卧家以來未及兩載公朝記
識不替除目已盼既還舊職復隸史館深惟尫殘小臣
至愚極陋仍歲所蒙被者雖屢捐九死無以仰酬使筋
骸僅可自比於人所當奔走就列勉思稱塞實以右支
風痺久成廢疾戴大恩而莫報顧薄命而自憐冒昧控
陳誠非得已伏望特賜敷奏收還新命依舊差注宮觀
庶需微祿以養餘齒候指揮

除參議官辭免劄子

右景近以病控免恩命十月二十九日准勅特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仍釐務某竊自惟念一介妄庸無所取似疾病沉痾已為廢人公朝記識不忘始則欲加被飾俾之廁於東觀圖書之間終則憐其病貧又復寘於職優俸厚之地人微恩重感極涕零豈不欲興疾之官以拜大賜實以抱病之久驅馳道路力所不能欲望特賜陶鑄一宮觀差遣候指揮

東萊集卷三